

第九十八章 接班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走在皇宮的青石道上，天上一輪月，林下兩個人，範閑的後背已然全部汗濕，在這夏天的夜晚裏，依然感覺有些冰涼，他吐了一口濁氣，兀自有些後怕，拍拍自己的胸膛，對身邊的海棠埋怨道：“你猜到石頭記是我...寫的，怎麼也不和我說一聲，害我先前險些被你那皇帝嚇死了。”

海棠笑了笑，說道：“誰叫你瞞天下人瞞了這麼久。”接著眼眸一轉說道：“為什麼會如此畏懼？如果不是你曹公身份的事情，那你怕陛下說什麼？”

範閑想都沒想，柔和一笑說道：“你說呢？”

海棠唇角微微翹起，沒有說什麼。範閑偏頭望著她，看見她長長的睫毛染上了一層銀暈，顯得有一種清魅的美麗，而她容貌上最出色的眸子，在夜色裏顯得特別的明亮??銀色月光確實有一種魔力，那種朦朧的浸染，似乎可以讓任何一個姿色普通的女子，變做人世間的精靈。

範閑卻沒有什麼感覺，隻是將手置在身後，緩緩向前拖著步子，說道：“你這次陰了我一道，我不尋求報複，你應該知道是什麼原因。”

“你要我幫你做一件事情。”海棠微笑道：“雖然我不清楚是什麼事情，但想來和南方有關係，所以才需要我這種外人幫忙。”

“不錯，你我...其實都是些虛偽的人。”範閑的唇角泛起一絲有些自嘲的怪異笑容，“所以當我們說話地時候，似乎可以直接一些，我需要你幫我做的事情。也許會發生，也許不會發生，總之到時候，我會派人來通知你。”

海棠望了他一眼。忽然開口說道：“聽說你極其疼愛那位宰相的私生女，所以連澹州祖母指過來的大丫環也一直沒有收入房中。”

“我不喜歡你試探我地家事。”範閑回過頭來，很認真地說道：“這個話題到此為止。”

海棠笑著點點頭，說道：“其實，我隻是好奇，什麼樣的人會見著女子便心，見著男子便覺渾身不適，認為未婚的女子是珍珠，認為已婚的婦人是魚眼珠，認為女兒家是水做的。男人是泥做的，認為女子是珍貴的，男子是下賤的...”

一長串的話語結束之後。海棠盯著範閑寧靜的眼眸，輕聲說道：“我很好奇，世上皆以男為尊，範公子怎麼會有這些看法。”

範閑笑了笑，沒有回答。

海棠忽然襁衽一禮。正色說道：“朵朵替天下女子謝過範公子為閨閣立傳，為女子打抱不平。”

範閑沉默了少許，忽然開口說道：“我與這個世上絕大多數人...本就是不同地。”

出了宮門。海棠有些驚異地發現太傅大人竟然還守在宮外，而範閑看見那位皇帝陛下的老師後，麵色卻沒有什麼異樣，想來是早就知道了。

海棠對太傅行了一禮，然後回身對範閑說道：“後日我來送大人。”

範閑明白她話語裏藏的意思，點點頭，便上了太傅地馬車。

看著前後三輛馬車漸漸消失在上京城的夜色之中，海棠的明亮眼波忽然亂了一下，她想著那個麵容俊俏的南朝年輕官員最後的話。與眾不同？範閑在這天下人地眼中，自然是與眾不同的，隻是不知道他自認的不同，究竟是在什麼地方。

馬車停在一處安靜地院落外，負責使團安全的禁軍們，這才知道南齊大才子範閑在北齊最後一次拜訪，原來是來看望這位大家，聯想到天下傳的紛紛攘攘的那件夜宴鬥詩，眾人不免有些不安，不知道範閑究竟存的什麼心思，但在

這等書香滿院處，眾人很自然地安靜下來。

頭輛馬車上的虎衛們下了車，雙眼虎視，把守住了幾個要害關口。

範閑與北齊當朝太傅攜手從馬車上走了下來，態度雖不見得親熱，但也似乎沒有什麼敵意，眾人稍稍心安，卻見著一向為人持正，剛正不阿的太傅大人與範閑輕聲說了幾句什麼，二人便推門進去。

範閑擺了擺手，示意虎衛們不要跟著。

到了院中一間屋外，太傅對著屋內深深鞠了一躬，回身對範閑平靜說道：“範公子，老師最近身體不大好，請不要談太久。”

範閑很有禮貌地向這位大文士行了一禮，整理了一下衣裝，輕輕推開了木門，一眼望去，便能看見一位老人正捏著小毛筆，在紙上塗塗畫畫著什麼。

這位老人乃當世經文大家，學生遍及天下，北齊太傅與南齊的舒大學士，都是他的得意弟子。在範閑偶露鋒芒之前，根本沒有人可以在治學方麵與他相提並論，即便範閑在殿上無恥地郭敬明了一把以求亂勝之後，也沒有人會真地認為，除了詩詞之道，範閑在別的方麵，也達到了對方的境界。

因為這位老人姓莊，名墨韓。

屋內沒有下人，也沒有書僮，隻有那位老人穿著寬鬆的長袍在不停抄寫著，偶爾會皺著眉頭，盯著紙上，翻翻身邊的書頁，似乎在找尋什麼印證。與上一年在慶國時相比，莊墨韓的精神似乎差了許多，滿頭銀發雖然依然束的緊緊的，但是兩頰旁邊的老人斑愈發地重了，顯露出某種不吉利的征兆。

範閑不想打擾他，輕步走到他的身後，將目光投到案上，竟赫然發現書案上放著的，是澹泊書局出的半閑齋詩話！而那詩集的邊頁空白之上，已經不知道寫滿了多少注釋，難道這位當世大家，竟是在為自己“背”的詩集寫注？！

莊墨韓枯幹的手指頭。指著詩集中那句：“

“曾經滄海難為水，除卻巫山不是雲”地下半句，不停點著書頁，嘴唇微啟。有些痛苦地說道：“不通，不通，空有言辭對仗之美，這下半句不通，實在不通，你說說，這是什麼意思？”

...

稍許的沉默之後，範閑柔和的聲音響了起來：“巫山乃極南之地一處神山，終年雲霧繚繞，旦為朝雲。暮則行雨，但凡觀過此景此雲者，再看世間任何高天白霧。便懶取眼中，這二字是托下二句，純論情之忠誠。”

“原來如此啊...”莊墨韓苦笑著指指闊大書案一角的一本厚書：“老夫自然也能猜出這意思，隻是總尋不著這典，翻遍這本山海總覽。也沒有尋到多雲之巫山，原來是座極南處地神山，難怪我不知道。”

範閑見他沒有懷疑自己是瞎杜撰。知道這位老人家實在是位很溫和和包容的人物，於是微微一笑，上前替他磨墨，看著他將用極細密的小楷將自己的解釋，抄在了書頁的空白處。莊墨韓的楷書也是天下聞名，其正其純不以第二人論，但範閑今天看著卻有些唏噓，老人家的手抖的有些厲害了。

“陳王昔時宴青樓，鬥酒十千恣歡譔...這又是什麼典故？”莊墨韓沒有看他一眼。繼續問道。

範閑一陣尷尬，心想出詩集的時候，自己專門把李白這首將進酒給刪了，怎麼老同誌又來問自己？

莊墨韓歎了口氣說道：“老夫自幼過目不忘，過耳不忘，不免有些自矜，那日你吐詩如江海，不免讓老夫有些自傷...”老人自嘲笑道：“不過也虧了這本事，才記住了你說的那麼多詩句，後來半閑齋詩集出了，我就發現少了許多首，也不知道你這孩子是怎麼想地。”

聽見莊墨韓叫自己孩子，範閑心裏卻無由多了些異樣的感覺，他咳了兩聲後解釋道：“陳王乃是位姓曹的王子，昔時曾經在平樂觀大擺酒宴...”

“姓曹地王子？”莊墨韓抬起頭來，渾濁的目光中帶著一絲不自信，“可...千年以降，並沒有哪朝皇室姓曹。”

範閑在心底歎息了一聲，勸解道：“晚生瞎扯的東西，老人家不用再費神了。”

“那可不行！”莊墨韓在某些方麵，實在是有些固執，嘩嘩翻著他自己手抄的全部詩文，指著其中一首說道：“中間小謝又清發，這小謝又是哪位？”

範閑臉上素一陣白一陣，半晌後應道：“小謝是位寫話本的潦倒文人，文雖粗鄙未能傳世，但在市井裏還有些名氣。”

“那...”

...

不知道過了多久，當範閑覺得已然辭窮，了無生趣之際，莊墨韓終於歎了口氣，揉了揉眼角，拋筆於硯台之中，微帶黯然說道：“油盡燈枯，比不得當年做學問地時候了。”

入屋之後，二人沒有打招呼，便投身到這項有些荒謬的工作之中，直到此時。範閑將卷起的袖子放下，極有禮數地鞠了一躬，說道：“見過莊大家，不知道老先生召晚生前來，有何指教。”

屋子裏安靜了下來，許久之後，莊墨韓忽然顫著枯老地身子，極勉強地對範閑深深鞠了一躬。

範閑大驚之下，竟是忘了去扶他，這位老爺子是何等身份的人物？他可是北齊皇帝的師公啊，怎麼會來拜自己。

莊墨韓已經正起了身子，滿臉微笑在皺紋裏散發著：“去年慶國一晤，於今已有一年，老夫一生行事首重德行，去年在慶國陷害範大人，一心不安至今，今日請範大人前來，是專程賠罪。”

...

範閑默然，他當然清楚莊墨韓之所以會應長公主之請，舍了這數十年的臉麵，千裏迢迢南下做小人，為的全是協議中的肖恩獲釋一事，此乃兄弟之情??他眼下最缺少的東西。

“肖恩死了。”範閑看著麵前這位陡然在一年間顯得枯瘦許多的老頭兒，薄唇微啟，說出了這四個字。

莊墨韓笑著看了他一眼，沒有說什麼。

範閑也笑了笑。知道自己有些多餘，對方畢竟是在這天下打混了數十年的老道人物，在北齊一國不知有多深地根基，怎麼可能不知道這件大事。

“人。總是要死的。”莊墨韓這話似乎是在說給自己聽，又像是在說給範閑聽：“所以活要好好地活，像我那兄弟這種活法，實在是沒什麼意思，他殺了無數人，最後卻落了如此的下場...”

範閑卻有些不讚同這個說法，說道：“這個世道，本就是殺人放火金腰帶，修橋鋪路無屍骸。”

莊墨韓搖搖頭：“你不要做這種人。”

不是不能，而是很直接的不要兩個字。如果任何一位外人此時站在這個屋子裏，聽見莊墨韓與範閑地對話，看見他們那自然而不作偽的神態。都會有些異樣。這兩人的閱曆人生相差的太遠，而且唯一的一次相見，還是一次陰謀，偏就是這樣的兩個人，卻能用最直接的話語。表達自己的態度。

或許，這就是所謂書本的力量了。

“為什麼不要？”範閑眉宇間有些寒意。

“我很自信。”莊墨韓忽然間笑了起來，隻是笑容裏有些隱藏的極深地悲傷。“我自信我比我那兄弟要活的快活許多。”

範閑盯著他的眼睛：“但你應該清楚，如果沒有肖恩，也許你當年永遠都無法獲得如今地地位。”

莊墨韓反盯著他的雙眼：“但你還不夠清楚，當死亡漸漸來臨的時候，你才會發現，什麼權力

地位財富，其實都隻是過眼雲煙罷了。”

範閑很平靜，很執著地回答道：“不，當死亡來臨的時候。你或許會後悔這一生，你什麼都沒有經歷過，你什麼都沒有享受過...您隻不過是這一生已經擁有了常人永遠無法難以擁的東西，所以當年華老去之時，才會有些感想。”

莊墨韓有些無助地搖了搖頭：“你還年輕，沒有嗅到過身邊日複一日更深重地死亡氣息，怎麼會知道到時候你會想些什麼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範閑有些機械地重複道：“相信我，我知道那種感覺。”

莊墨韓似乎有些累了，不想再繼續這個話題，轉而說道：“我沒有想到，能寫出石頭記這樣離經叛道文字的人，居然依然是自己筆下的濁物。”

範閑苦笑道：“我也沒有想到傳言這種東西，會飛地比鳥兒還要快些。”

莊墨韓忽然眼中透露出一絲關切，說道：“範大人，你回國之後要小心些，石頭記...有很多犯忌諱的地方。”

範閑默然，他也清楚這點，隻不過少年時多有輕狂之氣，不忍那些文字失去了出現在這個世界上的機會，所以隨手寫了出來，如今身在官場之中，自然深深明白，若有心人想從中找出影射語句，實在是太容易不過了，而且這件事情又有一樁範閑自己都感到震驚的巧合處，所以由不得他不謹慎，隻是可惜北齊皇帝也是位紅迷，這事兒自然無法再瞞下去。

但是莊墨韓於理於情，不應該對自己如此關心，這是範閑有些疑惑的地方。

莊墨韓似乎猜到他在想什麼，微笑說道：“今日請範大人來，除了請罪安慰自己這件自私的事情外，還想謝謝你。”

“謝謝？”範閑皺起了眉頭，他不認為對方知道自己曾經將肖恩的生命延長了一天。

“替天下的讀書人謝謝你。”莊墨韓微笑望著他：“範大人初入監察院，便揭了慶國春闈之弊，此事波及天下，陛下也動了整治科舉的念頭，大人此舉，不知會造福多少寒門士子，功在千秋，大人或許不將老夫看在眼中，但於情於理，我都要替這天下地讀書人，向您道聲謝。”

範閑自嘲地翹起唇角笑了笑：“揭弊？都是讀書人的事兒，用謝嗎？”

莊墨韓卻沒有笑，渾濁的雙眼有些無神，此次肖恩回國，他並沒有出什麼大力。最關鍵處就在於，他不想因為這件事情而讓整個朝廷陷入動亂之中，但他清楚，這個世界並不是由全部由讀書人組成的。有政客，有陰謀家，有武者，他們處理事情的方法，有時候很顯得更加直接，更加狂野。

他看了範閑一眼，本來準備說些什麼，但一想到那些畢竟是北齊地內政，對他說也沒有什麼必要。

...

許久之後，範閑離開了莊墨韓居住的院子。然後這一生當中，他再也沒有來過。

暑氣大作，雖然從月份上來講。一年最熱的日子應該早就過去，但北齊地處大陸東北方，臨秋之際卻顯得格外悶熱，春末夏初時常見的瀝瀝細雨更是早就沒有蹤跡，隻有頭頂那個白晃晃地太陽。輕佻又狠辣逼著人們將衣裳脫到不能再脫。

上京城南門外，一抹明黃的典駕消失在城門之中，青灰色古舊的城牆馬上重新成為了城外眾人眼中最顯眼的存在。

範閑眯著眼睛望著那處。心裏好生不安，那位皇帝陛下居然親自來送慶國使團，這是萬萬不合規矩的事情，那些北齊大臣們無論如何勸阻，也依然沒有攔下來，於是隻好嘩啦啦來了一大批高官權臣，就連太傅都出城相送，給足了南慶使團面子。

先前那位皇帝與範閑牽著手嘮著家常話，念念不忘石頭記之類的東西。不知道吸引了多少臣子們的目光??好不容易將這位有些古怪的皇帝請了回去，此時在城外的隻是北齊的官員和一應儀仗，範閑掃了一眼，看見了衛華，卻沒有看見長寧侯，也沒有看見沈重。

他感到後背已經濕透，不知道是被那位皇帝給嚇地，還是被太陽曬的。

吉時未到，所以使團還無法離開。他看了一眼隊伍正前方最華麗的那輛馬車，北齊地大公主此時便在車中，先前隻是遠遠瞥了一眼，隱約能看清楚是位清麗貴人，隻是不知道性格如何，但範閑也不怎麼擔心這回國路途，經歷了海棠的事情之後，範閑對於自己與女子相處的本領更加自信了幾分。

一陣清風掠過，頓時讓範閑輕鬆了起來，他扯了扯扣的極緊的衣扣，心想這鬼天氣，居然還有這種溫柔小風？轉頭望去，果不其然，王啟年正打在旁邊討好地打著扇子，滿臉地不舍與悲傷。

範閑忍不住噗哧一聲笑了出來，笑罵道：“隻不過是一年的時間，你哭喪個臉作什麼？家中夫人與兒女自然有我照應著，不用擔心。”

使團離開，言冰雲自然也要跟著回國，如此一來，慶國監察院在北齊國境內的密諜網絡頓時便沒有龍頭人物，所以監察院內部決議，讓王啟年以慶國鴻臚寺常駐北齊居二郎地身份留在上京，暫時帶為統領北方事宜，等半年之後院中暗底裏派來官員接手。

範閑身為提司，在院中的身份特殊，像這等事情根本不需要經過京都那間衙門的手續，所以很簡單地便定了下來，隻是王啟年卻沒有料到自己不隨著使團回去，不免有些不安與失望，雖然明知道此次經曆，對於日後的官聲晉階大有好處，但他依然有些不自在。“大人，一天不聽您說話，便會覺著渾身不自在。”王啟年依依不舍地看著範閑。

範閑笑了笑，說道：“不要和北齊方麵衝突，明哲保身，一年後我在京都為你接風。”其實他也習慣了身邊有這樣一位捧眼的存在，關鍵是王啟年是他在院中唯一的親信，隻是可惜因為要準備對付長公主的銀錢通道，不得已隻好留在北齊了。

...

說話間，忽然從城門裏駛出一匹駿馬，看那馬上之人卻不是什麼官員，打扮像位家丁，不由惹得眾官矚目，心想關防早布，這上京九城衙門怎麼會放一個百姓到了這裏？

範閑眼尖，卻看見送行隊伍中站在首位的太傅大人麵色一黯，眼中露出了悲傷之色。

那馬直接騎到了隊伍之前，馬上家丁滾落馬下，語帶哭腔湊到太傅耳邊說了幾句什麼，遞給太傅一個布卷，然後指了指後方的城門處。

太傅身子晃了晃，不知道受了什麼刺激，看著城門處緩緩駛來地馬車，有些悲哀地搖搖頭，回頭望了範閑一眼，眼中卻是有些驚訝。

他深深吸了一口氣，然後向著範閑走了過來，範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，有些忐忑地趕緊下馬迎了上去，接過太傅大人遞過來的那個布卷，有些緊張地拆開，看見裏麵赫然是本詩集，書頁上那微微蜿蜒的蒼老筆跡寫著幾個字：

“半閑齋詩集：老莊注”

太傅有些百感交陳地望了默然的範閑一眼，說道：“這是先生交給大人的。”說到這裏，他的語氣中不由帶上了極深沉的悲哀沉重。

“莊先生...去了。”

[上一章](#)

[回目錄](#)

[下一章](#)